

在這裡，種族、階級、地緣皆不存在，你的人脈網絡就是一切。要看清楚這裡有多黑暗，最好的方式，就是親身走進去。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地下紐約

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

蘇西耶·凡卡德希 著
黃意雯 譯

SUDHIR
VENKATESH

FLOATING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CITY SUDHIR
VENKATESH

地下紐約

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

蘇西耶・凡卡德希 著 黃意雯 譯



地下紐約——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作者：蘇西耶·凡卡德希 Sudhir Venkatesh | 譯者：黃意雯 | 總編輯：富察 | 主編：林家任 | 企劃：蔡慧華 |
排版：宸遠彩藝 | 裝幀設計：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 社長：郭重興 | 發行人：曾大福 | 出版發行：八旗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2 號 9 樓 | 電話：02-2218-1417 | 傳真：
02-8667-1065 | 客服專線：0800-221-029 | 信箱：gusa0601@gmail.com | 法律顧問：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 印刷：通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2014 年 8 月 / 初版一刷 |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地下紐約

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
蘇西耶·凡卡德希 (Sudhir Venkatesh) 著；
黃意雯譯。-- 初版。-- 新北市：八旗文化，
遠足文化，2014.08

面：公分

譯目：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ISBN 978-986-5842-30-7 (平裝)

1. 地下經濟 2. 美國紐約市

552.52
103013123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Sudhir Venkatesh

Copyright © 2013 by Sudhir Venkatesh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Gusa Press, a Division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 Contents

- 005 第一章／上下世界碰撞之際
When Worlds Collide
- 037 第二章／紐約、紐約
New York, New York
- 081 第三章／腳踏詭譎之地
The Shifting Ground Beneath Your Feet
- 119 第四章／向上爬升
Moving On Up
- 177 第五章／性是一本護照
Sex Is A Passport
- 209 第六章／角色扮演的冒險
Adventures In Role Playing
- 249 第七章／界限之爭
Boundary Issues
- 297 第八章／退場策略
Exit Strategies

獻給 永恆的摯愛————— 亞曼達

目次 — Contents

- 005 第一章／上下世界碰撞之際
When Worlds Collide
- 037 第二章／紐約、紐約
New York, New York
- 081 第三章／腳踏詭譎之地
The Shifting Ground Beneath Your Feet
- 119 第四章／向上爬升
Moving On Up
- 177 第五章／性是一本護照
Sex Is A Passport
- 209 第六章／角色扮演的冒險
Adventures In Role Playing
- 249 第七章／界限之爭
Boundary Issues
- 297 第八章／退場策略
Exit Strategies

C O L L I D E

第一章

上下世界碰撞之際

WHEN WORLDS

And though the pursuits of the underground were the timeless essence of New York,
money and success,
they also speak to what the city was becom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it feel and increasingly fast paced,
its people endlessly shuttling across familiar social landscapes and tribal boundaries
as they wove new patterns in the world.

我提早抵達藝廊，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夏恩(Shane)正式進入我的世界。

自從我一九九七年來到紐約，這五年來我一直試著了解這座城市的地下經濟。在這個鮮為人知的陰暗世界裡，人們隱匿收入、違法亂紀、找出無窮盡的創意手段來賺錢。我的職業專業名稱是「民族誌學者」(ethnographer)。對於像我這樣花大把時間觀察他人的日常活動，不做問卷調查或像記者那樣進行訪談，精確地說，就是與被觀察者廝混的社會學家來說，這個名稱可說是個花俏的字眼。我一直堅信時間能讓事情有所變化，時間能看到世人一般可能想隱匿的；聽見他們說出平日羞於啟齒的事；時間會給人安全感，讓人透露自己恐懼的事物，或是建立起信賴的關係。我和芝加哥快克^①古柯鹼幫派相處的那十年，成了我的前作《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的主題。

現在，挑戰依然相同：我需要管道加入他們。

這是夏恩。我和他初見面時，這個哈林區的資深藥頭正打算在快克毒品生意趨緩之際擴展新市場。這表示他得前進紐約的中城區、華爾街、格林威治村和上東區。當我跟隨他的腳步，跨過社會階層藩籬之際，我見到了形形色色在合法體制外討生活的人——妓女、皮條客、老鴿、色情片製片、非法移民，還有許許多多想從中撈得些許油水的中間人。這樣的際遇有時會變成正式的研究，我得到一筆補助款去研究哈林區的街頭市場，或是跟都會正義中心合作，^①訪談逾一百五十位妓女；有些時候我則會因為還沒看出各個事件之間的曖昧關聯而焦慮。但是，最教人著迷的劇烈變化，是在夏恩開始接觸到我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跨越社會疆界之舉此時便頓時從有趣的主題轉變成痛苦的現實。

在我抵達藝廊之際，派對其實早已開始。木材、廢金屬，以及巨大的鐵球雜亂無章地放置在這個白色的挑高閣樓內。現場看起來像是個廢棄的建築工地，而非藝術作品；或許是因為我這十年來一直研究犯罪和貧窮，已經欣賞不出這類藝術之美了。

穿過房間，我看到夏恩的表妹艾娃莉娜（Evalina）。我認識艾娃莉娜已經好幾年了，

①·快客，是古柯鹼的游離鹼形式，因製作時會發出爆裂聲而有了 crack 之名。由於藥效頗佳且價錢較低，甚受古柯鹼吸食者青睞。

②·都會正義中心（Urban Justice Center）是紐約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的社福機構，針對弱勢族群提供協助。

在我對非法經濟活動的研究當中，她總會突然出現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艾娃莉娜個頭雖小，但非常有女人味，而且精力無窮；她在中學時曾為夏恩工作過，後來跑到美國西岸去追尋自我。歷經過竊車和順手牽羊被捕後，她終究又回到紐約。夏恩讓她在這座城裡重操舊業，販賣快克，條件是她要重回校園。艾娃莉娜學會了攝影和雕塑，今晚她也有作品在此展出。我開始覺得，跟在她身邊記錄她的生活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

「好不好玩？你不喜歡這些瘋狂的作品嗎？」她朝我走來時問道。

「是啊，很有趣。恭喜妳今晚也有作品展出。」我回說。

她看似開心地微微笑著，但我不禁覺得那笑容有點太過刻意。艾娃莉娜和我一樣，都站在這一群望眼盡是白人臉孔的外圍。我從夏恩那兒得知，她受到蘇活區(Soho)和雀兒喜區(Chelsea)藝術世界的衝擊，希望有朝一日能擁有自己的藝廊。同時，夏恩讓她抽取她在城裡販毒收入的三成。艾娃莉娜做生意時樂於給她那些體面的新朋友方便，但她的精明還不夠徹底，沒讓那些朋友先掏出錢來。事實上，這正是夏恩今晚現身這場派對的主因。他之前告訴我，如果他想在這塊新地盤生存下去，就得讓那些該死的藝術家快把買貨錢給交出來。

夏恩來了，他穿著牛仔褲、連帽上衣和白色高筒球鞋站在門口。他就和所有業務員一樣，先停下腳步，放眼掃視全場。夏恩看起來自信、高大、英俊，完全和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三個有色人種處在同一房間裡，這真是我在蘇活區見過最樣板的「種族融合」聚會。

夏恩猶豫了一下，也許只遲疑了瞬間，我不確定。接著他信步走向一堆以看不見的細線吊掛在半空中的鐵球。這些鐵球塗著噁心的黑綠油漆，大到足以讓一個大塊頭躲在後面。

我湊到他旁邊。「真是詭異的作品。」

「真的？你這麼認為？」

我轉了轉眼珠。

他想了一下，看著這些巨大的漂浮鐵球。「我覺得這很酷。」

過去這五年來，我見識過夏恩打架後怎麼自行處理瘀血的膝關節，照顧他惹禍上身的親戚，說服年輕人去冒險販毒和其他類似的事件。他做的事很少會讓我訝異，但這次真的嚇到我了。他在要我嗎？「你真的認為這玩意兒很酷？」

他點點頭。「這也許是一種疾病或是肥皂泡，你知道，就是你小時候吹過的那種。」

他微微笑著，對自己這個想法起了興趣。「這東西能让你開心，也能要了你的命。」

沒錯，這東西超酷。這傢伙真的懂。」

我有點惱火，這個哈林區的大藥頭連在這個怪地方也要當老大就是了？但我按捺住情緒。夏恩離開哈林區，初次前進華爾街和蘇活區的酒吧開始攻城掠地那時，我曾經跟在他身邊。我知道這需要多大的膽識、多少的謹慎策略和多大的遠見。我認識許

多藥頭，但沒有人像他這樣急切地想跨越兩端的藩籬。換個角度來看，夏恩不過是個胸懷雄心壯志、為了追逐夢想，努力不懈地除去路上阻礙的美國青年罷了。我應該記錄下他超強的適應能力，而不是覺得自己被惹怒。

* * *

不過，夏恩並不是我唯一觀察的都會探險者。從地下經濟的多樣化到富裕的年輕人，我在這些地方看到全球化的力量和城市發展正改變紐約的各個區域。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大力掃蕩犯罪的行動為地獄廚房^③帶進觀光收益，同時造成旋風式的中產階級化；許多跨國企業在中城區（Midtown）興建企業總部；而在華爾街上，金融服務業蓬勃發展，近乎瘋狂。不論是中產階級或是上流社會，紐約全城掀起了一場從郊區回歸市中心的歷史大遷徙。這些變化不但顯而易見，而且媒體也大加讚頌。底層社會的人們也動了起來，但這場同等規模的底層大遷徙似乎發生得不著痕跡，也無人聞問。這股中產階級化的浪潮使得數千名底層勞工開始尋找他們的新市場和新工作地點。從地獄廚房裡的南亞色情片店經理和奈及利亞籍的計程車司機，到下東區（Lower East Side）野心勃勃拉丁裔流鶯，甚至是上東區（Upper East Side）的高級應召女郎，快速的變化攪亂了紐約這座全球化都市，進而創造出舉目可見的新贏家和落敗者。

這場亂流暗示了難以避免的經濟泡沫化和崩解即將到來。這片龐大且無形的美國

地下經濟領域的運作方式似乎正預告社會即將出現大變化，而其結果卻是任誰都可預料得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夏恩和現代藝術的相遇就像是一種徵兆。我已不再身處諸多社群和區域之間一貫壁壘分明、而且無視任何外力脅迫都不會改變彼此對立情況的中西部城市。芝加哥樂於自稱為「多元社區城市」，這代表該城同時是個有系統的社會與種族隔離之地。這其中有好有壞。在芝加哥，人人各自有其歸屬的區域，大家都以保護自家地盤並且參與其中為榮。甚至連地下經濟都很「在地」。舉凡照顧小孩，買賣毒品或是調頭寸，多數芝加哥人進行這些台面下交易的對象都是鄰居。我難以想像我的街頭友人會和我在海德公園 (Hyde Park) 或是芝加哥大學的中產階級同事有所交集。芝加哥當地有句廣為人知的流行話道盡了一切：「有所作為，絕不當輸家。」我想，這就是所有城市的運作方式。如今，在這個連美國其他城市的穩定性也日漸動搖之際，芝加哥固守原地的穩定性已被我拋諸腦後。也許紐約的指向正是美國的未來。

但它究竟指向何方？

一個可自由越界的新世界正對我招手。一種將現存的殘餘物件拼拼湊湊，以創造出新秩序的藝術，這個再造概念一直出現在我腦中。也許我正要開始親眼目睹一個新

③ · 地獄廚房 (Hell's Kitchen)，紐約曼哈頓島的一個區域，早年是愛爾蘭裔聚居的貧民區。

模式的輪廓；見證罪惡的地下世界與主流世界如何互動，重新創造出未來的世界。

* * *

就在我與夏恩還站在黑綠色的巨球前時，我聽到一個女性的聲音從屋子中間傳來：「嘿！蘇西耶！」

是安娜莉絲，一個我在富二代紐約客年輕精英的次文化團體中認識的女子。他們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才剛從哈佛或耶魯畢業，接管父母的慈善基金會。安娜莉絲今晚的髮色棕黑，一身適合年輕富家女的隨興優雅穿著讓她看來纖細動人。

霎時，我腦中一片空白。某回我在地獄廚房的一間低級酒吧內訪問一位街頭流鶯時，我的幾個學生晃了進來；在我還沒來得及避開他們並繼續訪談之前，一聲尷尬的「哈囉」便隨之而來。還有一次，當我在某家脫衣舞酒吧採訪性工作者時，我看到兩個我以前的學生，一個在當脫衣舞孃，另一個則是酒保。對我而言，這些偶遇並不丟臉，出入酒吧和脫衣舞店是我的工作。

但這位可是安娜莉絲，美國的女兒啊！

我在此說明一下。每個人都是依其成長背景選擇職業，而我的背景是一個在加州長大的印度裔美籍小孩。從最終落腳芝加哥平民國宅內的南方黑奴子孫，到像以前的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那樣、在紐約靠開計程車維生的南亞移民，美國的這一切無不深

深吸引我。安娜莉絲出身自一個根源可回溯到清教徒時期的家庭，她一出生就是道地的美國人，是深受幸運之神眷顧的幸運兒，生來就屬於私人基金會、慈善舞會、馬術、私立學校，會到緬因州 (Maine) 避暑，去瑞士滑雪。每次我見到她，她都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模樣，滿是瘋狂的奇遇和激動的情緒。就算她有將酒保和計程車司機當成僕人使喚的壞習慣，你也很難因為這樣而討厭她——她的優越感並無惡意，而是與生俱來。這正是她吸引我之處。

現在我開始擔心了。過去半年來，我曾在某次派對和另一場藝廊開幕酒會上見過安娜莉絲，在這兩回偶遇中，她都把我拉到一旁講話；她那瘋狂亢奮的情緒和頻頻吸鼻子的動作不禁讓我聯想到快克的重度使用者。這已經夠糟糕了，我希望這狀況可別持續下去。但今晚和我作伴的是哈林區專賣快克的大藥頭，我真的不想為美國之女和毒品有所連結負責。

我迅速環顧四處，沒見到夏恩的身影，我鬆了口氣。安娜莉絲搖著手中的飲料，笑著向我走來。

「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你，」她說，「你認識卡特一號嗎？」

「誰？」

她說，卡特一號和卡特二號是雙胞胎。卡特一號是她的朋友敏蒂。

「這棟樓是她們家的，很酷吧？」她的手入戲地比畫了幾下。

就在那一瞬間，夏恩繞過一件藝術品走來。「兄弟，不好意思。我沒看到你。」